重訂四書說叢

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
章如錦無文

里仁章

舊說知而弗去之謂知。擇而不處。豈得爲知。○玩本文無已擇仁而不處意。擇字只輕輕說爲長。一說、不專爲擇里而發。蓋云居里且以仁爲美。况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卽孟子廣居安宅之意。

不仁章

人心之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卽仁也。仁者所安安

此知者所利利此非境之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也合不處不去章看自得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安利就仁智上見得其實同是一仁　疏意云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智者見得分明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夫真是便宜逝逝推之其利無盡

唯仁章

仁者如鏡照物各以物付之而無容心焉是好即無

好。惡卽無惡也。好卽無好。故曰能好。惡卽無惡。故曰能惡。自其太虛之心而言之。不但無所好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惡之我。以無好惡爲好惡。則衆人之所難。而仁人之所獨也。故曰能。

一說謂之仁者。則萬物一體。好固是愛。惡亦是愛。惻隱之心。盎然貫徹。唯人能之。他人不與也。

志仁章

了凡云、苟字是起頭說話。猶云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 譬如行路。旣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又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

之暗盡除。　無惡註雖以事言。要不能外此心。不可以二句分心與事看。　我欲仁斯仁至矣。　惡與善對者也。苟志於仁矣。渾然元氣無尚無加。善且不立惡於何有。舊因苟字。說得太輕。矣字似無着落。今正之。續

富與貴章

此章是渾成說個君子之不去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盡之矣。前邊自富貴貧賤說來。後邊說到造次顛沛。皆是外邊之境界有此幾等。君子只是一不違仁而已矣。通章說無工夫。是說君子之人如此

的。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揆之本然之權度、自有是不處不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不費纖毫之力。

慈湖云、學者觀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竊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是却行求前也、不知舉題施箸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好仁章

李宗謙云、此章不是夫子歎其難得而見。聖人豈言難以沮人之進。首節只是歎爲仁者鮮。下二節、說爲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二節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爲。而人莫爲之。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一人。故下文只言仁字。用力便是無以尚。不使加身。非用力乃能至於無以尚不使加身也。一日間如此用力。則一日而仁矣。何不足之有。　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此言最是。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此正用力於仁處。故下面緊項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一句。正教人於此處下手。蓋有之矣。是設為疑詞。非世間真有此一等人也。章中三我未見自嘆自問自疑多少悱惻多少警策。

續 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不獨有能一日見不論生平不須歲月極其輕省即好仁者惡不仁者二段亦儘是人人本等若果是難聖人必不責人如是之深

續 朱子云惡不仁的真

是壁立萬仞、點水滴凍。　了凡云、用力力足、當時具備、不稍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

觀過章

楊貞復云、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於微處。　首二句泥說下方就好一邊、出一觀字、蓋不仁之黨、過亦不仁也。無足觀也。仁之黨、仁未必不藏於過也。不可不觀也。　緒　黨者意之所向也。人在世間險夷成敗好醜是非、百千萬變、總只合得自家真種子。種子不淨、縱萬舉萬當、只成得個鄉愿。若果有淨種、便冒天下後世之不韙、其中自有不相掩處。　觀過之過、原攝無

心苦心二義。今人專講苦心一邊。過似不可無之物矣。續朱子云君子之過。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蘇長公云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觀過知仁也與。夫子惡鄉愿為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為無瑕石寧為有瑕玉。

士志章

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

當用之於道若徒不耻衣服又不耻聞道非游散人則頑冥人耳亦何足與議道　李見羅云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督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緼袍之耻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也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志字正當就重看彼自以爲實實志道而方寸中隱隱沾帶處尚有衣食一念之耻則心胸已爲所據如何足與議道　龍溪云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污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

朝聞道章

日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朝聞道可以死彼未聞道者莫可死乎古今之可以死者葢亦寡矣

適莫章

孫淮海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與禪家水上葫蘆何異

又云比義自不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為兩截則所謂無適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

爲屋上架屋矣。言天下則義已盡言無適無莫則比義已該末句特狀上三句之象有如此耳今人說一層仍似兩層以不知義之與比是形容故續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亦自有意若說君子比義則亦是適莫矣。

許敬菴云或曰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比義之心亦疑適莫則奈何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大公順應磊落光明與適莫之私霄壤矣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視此如何曰彼謂不住聲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與此自別且生其心者信心義之與比者信理程伯

淳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卓見也。若夫猖狂自恣。漫無主張。此又學禪之流弊。可不待辯者也。

懷德章

口義云、所懷不同。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到那邊去。　管登之云、懷者含藏之意。○較註思念更精。　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爲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爲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義府云、刑所以防小人。君子豈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

此聖人之事也。若以降豈不假於外以自脩哉。

放利章

義府云、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　放利只是事事要占便宜。多怨不是受害之人放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

禮讓章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司馬法

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讀二條可想見禮讓爲國之意。 疑問補云、禮讓二字分不得。有此讓方成個禮。故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才說禮讓、固已舉人情之會通而吸治術之精髓矣。爲國不消更說耳故曰何有若說以禮讓去爲國。禮讓之後。可以爲國。都非語氣。

無位章

了凡云、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所當深慮也不曰可知而曰爲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

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　所以立非豫講位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自然行義以達其道一說管東溟云求爲可知求巳之立心制行無一不可與人知也即是愼獨之學

一貫章

一雖不死殺指何物却實是說一件非玄虛說個一也曾子以平日素用力之忠恕合之故曰唯曰忠恕而巳矣崔子鍾曰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巳矣指其實別無玄妙此說是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自是實

理忠恕是解一非解貫也旣已一矣安有不貫貫正不在一之外也今人尚玄說一貫忠恕皆借以形道而非道則道畢竟在何處又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僞拈忠恕以證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剩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

或曰何以見曾子平日用力忠恕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聖門學者用功亦各有欛柄如後儒或主敬或主靜或主致知所主旣透自然能貫古今無二理也唯是唯忠恕之即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若云唯在一則旣落於數一便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不得不曰一亦强名

推到玄虛太始之鄉矣。董云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又云曾子非昨誤而今始得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此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而影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一貫有夫子忠恕有學者忠恕已不勝零星破碎矣何一之有以忠恕解一貫仍是二也得而已矣三字了徹無餘矣

續

李孟誠云夫子之告曾子者是

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　管云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不然也曾子平日專用心於內即未聞一貫亦不向夫子用上求也考其侍函丈時正在夫子知天命之後見夫子能約能博變化無方以爲約可宗而博不必務也豈知萬貫於一之不勞哉貫處只一忠恕則言下沛然矣故應之既甚速而發之又甚簡非昔見其用今見其體乃昔見其高妙今見其平常耳子貢之以多學入一貫又在先此於從游可考

喻義章

君子而無所喻。不得為君子。小人而無所喻。不得為小人。　疑問補云、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意矣。　朱子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之曰可以沃戶樞。　大慧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　朱子與人書云、喻義者為君

子。愉利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思齊章

要知未見之先。無時不在那裡搜索。所以一見便收爲我用。不然何人不見。何以見不皆益。見羅云。所謂夫我則不暇。眞夫子自道也。

幾諫章

勞字作舊解自好。親之猶有違與勞者。正幾之道有未盡耳。到底只是個幾諫。幾諫所重不在言。亦不

必不以言也。但知通章總是幾諫。便無所不可。

父母在章

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即有正事而遠遊。亦必有方。

知年章

了凡云。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頓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若只以記憶爲知。苟非大不孝。豈有不能記憶親年者耶。　喜懼只是一念才喜

自不得不懼。此處眞是危惻。不可告人。○不可不知。
發人子之懼心也。一則以喜是惻下語。續

古者章

古人言者口也。而精神則滿注於躬。自然不得輕出。
耻字只作怕字看。

以約章

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說。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 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欲訥章

袁了凡云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字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纔輕之心即警墮之心並非兩橛而字宜玩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作一句讀

德不孤章

二句一正一反上句決其理下句決其勢也　不孤直是天下歸仁景象非止聲應氣求已也

事君數章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當忠。友當直。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不止言語而已也。記曰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正是此意。疏辱不必說到君友上。至於數則彼已之間。已無一毫餘味。徑路逼窄已。且無站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亦不得不出於疏辱矣。辱則回天無術。疏則責善無功。夫子教忠臣良友。措身於不窮之地。以相

成。非調停之謂也。續

公冶長章

有言擇壻驚奇。又有言擇壻尋常者。皆以己見窺聖人者也。聖人舉事。只就當體。故先儒云。不保其往也。聖人非獨以之處人。亦以之處己。聖人非不愛己女與猶女。亦只就其眼前可托室家。則與之。初不計其將來成敗禍福也。縲絏三句。似分疏往事之無辜。邪有道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其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如謂有預計禍福之心。假令聖人而妻關龍逢比干。將遂悔之乎。

子賤章

此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歎之猶今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要知子賤平日是在取友上用功的人觀其治单父而父事者三人兄弟者五人友者十二人可見不然夫子何爲扯魯來疑是夫子就其单父之治有成而稱之方於魯字更有情末二句與以如愚非助贊顏子相似不正說魯有君子子賤取之反說魯無君子子賤何以取之最有味續

女器章

朱子云、子貢雖非不器。却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以退處。亦子貢之偏處。

慈湖云、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於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問如何是不器。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子貢委是器非不器。委是能貴而不能賤夫子口中原無譏貶亦無進之不器意。續

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唯從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

不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了心體　或人所謂仁亦非仁也不佞如何便當得仁

漆雕開章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夫子悅之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知者謂夫子使開以仕而悅開以不仕恐其相礙不知開亦只言未信未嘗言不仕併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了但悅之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耳　斯字有指理者有指心者又有懸虛

無指。如今人言這個東西者。顧仲恭云。斯亦即指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何必說玄說妙。　筆塵云。李廓菴言趙浚谷先生。有子儁才。不令習舉子業。予惟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故不欲令見曹爲之。予曰某謂近年日盛。先生乃曰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其盛。予偶搨昆湖子使漆雕開文。呈上浚谷看訖。曰予所取佳處何在。予指其講子悅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所謂敝正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

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卿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終未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責矣云云文多不載

道不行章

删正云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徃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已則陋矣但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

道不行下徵斷　續疑問云勇字作急流勇退之勇看

春秋這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兩個人支持若

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取裁

孟武伯章

義府云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

又云由求輩爲邪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爲不仁者

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耳　春秋原不識仁字惟洙泗之間聚而言仁當時皆以爲無用之迂儒武伯之問意實如此故夫子丟過其問而却與之言才之可用武伯是故意問夫子是扳槳答不知其仁也對武伯非論三子也與仁則吾不知也語氣自別

續

孰愈章

夫子提喚子貢。多在勃然突然之際。所以者何。子貢一向於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歸熟境。唯冷然一下。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故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便討得個然非與。曰女與回也孰愈。便討得個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失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此等俱就他當念。如電光影處識取。學者當作一段機鋒看過。畧畧拘文牽字。便死機下。女與回也孰

愈提之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證之也一提一證不下註腳意味無窮若一解如何與其弗如便索然矣

續 王宇泰云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弗如則其退步處即是進步處 楊石樓云知十知二之知多識之知也知知二之不如知知十本體之知也夫子所以與之 又一人云所以知殊也而所知不殊

陸象山論子貢知十知二二語時一人在坐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稱之又張子韶云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蹤若還眞個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愚按後儒推敲子貢者以一二十三字耳不

知此亦是擬議之詞子貢到此亦難着形容曰十者全體之象也曰二者對待之象也原非實譜子貢是如何人後儒看得他恁地底

晝寢章

一說初問云夫子之意以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污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不是以予爲朽木糞土　次節須看得極活夫子始者亦何嘗受人欺今者亦未便盡疑天下之人特抑揚其詞以警予耳　朽木糞土總是其形容頹隋廢弛之象正不必如初問說首

節其詞切使之警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愧悔皆是夫子化工牢手處子曰二字非衍文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故着此二字正記者大得精神處

未見剛章

淮海近語云慾是不剛的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滯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

廉直狷介是剛之

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　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爲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便非剛矣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戀沮縮乃爲非剛　剛必無慾只無慾却當不得剛嘗思之純粹如顏子高明如子路豈是有欲者不足慰夫子未見之思則剛可知已因思叩馬之夷齊三黜不去之下惠皆聖人也却以剛之一字加之不得意必有聖人之體而又有聖人之力聖人之養似天有特稟者然孟子論浩然之氣庶幾近之　續

我不欲章

了凡云、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盡、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言而不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也。是喜其然而未必然之詞。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所謂無諂無驕者。亦豈自然耶。　疑問補云、人固有見及此而行不及此者。夫子言非爾所及。正砭其所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文章章

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

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此始悟得。　張無垢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默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焦弱侯云、世知性不可得而聞。焉知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文章只主言辭說。與威儀不相干。故曰可聞。不可聞。言字只當文章字看。庶幾不礙。　中玄亦主此說。　愚按此是子貢悟後之言。正不必如此說。古人言語亦儘有如此。不拘拘者。正不當過泥也。且文章只就言語上說。

亦儘不圓。夫子之文章夫子不言也却可得而聞

聞者果聞耶夫子之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也仍不可

得而聞不可得聞者果不可聞耶故意倒說搧聞併

搧言 續

有聞章

唯恐有聞是狀其急行之心唯恐有聞則唯恐不聞

矣兩念正非相反 記者慨然遠想吾黨日聞而如

不聞惟子路聞斯行之方是有聞此句精神已足下

二何特狀其所以有之之光景耳 續 尤西川云子路之

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

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疑問補云吾與回言節畫出個顏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個子路之急行

孔文子章

勤學好問原無此謚法夫子就其生平一節而與之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為文矣須不同　下問與好學不丕即是好學中事

子產章

聚岡云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道但子產在逐事逐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晏平仲章

曰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涼遷換之意在內。鍾會云、凡人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財勢既盡、疏薄由生。大意云、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釁不校。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臧文仲章

文仲是爲國藏守龜。不曾是僭。若是僭豈止是不知。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

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非謂以忠清之小而信仁之大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不足以言仁焉得仁者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爲之仁也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也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朱子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如何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季文子章

張伯起云、三思而行。想當時有是稱許。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愼。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必不可也。註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則又何以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乎。且認三字爲眞三遍。尤可笑。

朱子云、思之未得。須着仔細思到則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

又云、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紛紛於游散之途者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惑。○朱說原自無病。

管云、再思之許。亦就文子而論其可耳。非以之槩天下之思。

道也此意却好

甯武子章

陳錫玄云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初年甯莊子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復國說爲長 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實也藏巧於拙養辨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 中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

也、愚也者、晦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劑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竊致其忠而不稍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晦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尤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玩二則字則知愚原是一件、都不可及、但以當日時勢論之、覺知

猶易而愚更難故又較言之續淮海近語云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發舒自見之謂知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存乎其人甯武存衛張良復韓狄仁傑返周率用是道全身保君是武子拿定做的其不可及郤不在此只其愚處偎是不可及處若以全身保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豈夫子語意

歸與章

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着之詞也紹聞編云孔子凡三至陳最後有絕糧之厄明年自

衛反魯、自是不復出、歎其在此時乎。 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又何謂斐然成章、 成章巳自成一個片段了、故可裁、可裁卽在成章之中、彼但不知耳、 狂簡故成章、狂簡故不知裁、瑕瑜俱在狂簡中、 紹聞編云、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則慕個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方圓、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遊、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

者寬詞也從遊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逝世故屬意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晳牧皮也差等之尚可想見　或問何以不思狷曰此寬詞也狂中自有狷狷者有所不爲豈不是簡狂簡斐然成章六字鋪張津津有味末句輕輕搭上　續

伯夷章

人之恩怨皆從我念而起清者無念如止水明鏡形

至則現形過則消故穢形不汚水媸毋不汚鏡無情故也若有與人同清之心則亦不能無怨矣何以謂之清聖二程語類云問伯夷之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紹聞編云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自伯夷叔齊胸中想出以二人如是之孤清而到於今稱之此何以故於是遥想其心體而摹之曰不念舊惡因就其不念處而實之曰怨是用

希旨曲寫之詞非實事也不念於此不怨於彼如氣至灰飛山崩鐘應續

微生高章

答問云只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捺美市恩太說刻了王守泰云乞醯細事耳微生固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巳滴水不漏而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朱子詠斥雖太過而世以委曲爲善事有傷於名教多矣此書終有可疑作闇幽說聖人刻深矣當是爲證父攘羊一流人借高

事以廣之續

巧言章

世間有一等不率性之人好爲諂媚深藏之態究其胸中絕無所爲故夫子曰可恥若云希無望之福懷叵測之心此則天地間大姦人不止可恥矣　王宇泰云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　較前說又更覺寛大　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細玩語氣慨世意深而慨二流人之意較淺　此章愚謂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

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耻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

顏淵章

聖賢卽大小有殊只是一個無我　聖賢言志亦各自言其分量耳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顏子極純粹故志在消化夫子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曰老安少懷　究竟二子有待夫子無待二子可滿夫子不可滿筆乘云夫子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至遠之所順者反

近至高之所會反下也曾點與乎三子亦以此車裘共敝而無憾不可看麤了不到人我一體地位酬千金出萬死只㪷到意氣不是個大公子路全是向裏工夫無伐無施直是若亡若虛氣象若在伐施上打練何以為顏子

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有病而天下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其充滿無憾耳

已以乎章

只此一段真精神過巳消化了即此是改不須說能

改必矣。故曰已矣乎。　許敬菴云、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同年語矣。故夫子歎之、

十室章

龍谿云、孔門之所重在主忠信、好學。好學是保任忠信工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即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之衣錦夜行、與衣裼夜行、同赴坑窖、錦裼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

學。此忠信與他處忠信不同。猶言篤實頭也。聖人必不自費生質之美。兩如字相喚。續

雍也章

了。凡云南面。凡臨民之位。皆南面向。豈有聖人而遽許弟子以人君之位者乎。夏雲渠云。可也。謂他亦可南面也。簡是他可處在簡上。看來仲弓承夫子之許。更不問別人。而獨以伯子爲問。是其人必有與弓類者。下文因一箇字。發出一段議論來。全不干伯子事了。註較未是。若如註說。伯子是個全沒用底人了。仲弓何意而問之。況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

就他偏處取之。郎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跡。尚何僅可之有。　薛方山考、出居敬二節題。諸生俱未喻可字立說。方山大笑。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豈有一可字也不識。且均之可也。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爲優。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爲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章三可字。皆一樣看。不亦可乎。與可也簡二字。正相應。　朱子云、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又云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就是請客也

須臨時換兩三番食次。又有不居敬而行簡者。如曾參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呼歌。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有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卽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眞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

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夫子之許雍。不知其所指雍之問子桑伯子。同己異己。亦不可意測。因一簡字而一一論之。一一然之。與許仲弓許伯子。亦不相干。舊說支甚矣。續

哀公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其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

朱子云。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此楊慈湖說、管澄之云、不遷怒、怒不著於根、而隨發隨空、不貳過、不顯於迹、而潛萌潛化、此顏子幾先之學也、　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不貳、猶無過也、　不貳過、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後面運上便補過、總在此一軸之中、連頃刻也說不得、豈不是一、豈不是不貳、不遷、如鏡子物來而影生、終不關遷影、而就物、豈不是常止、

一說、獨言怒與過、就是其心之動處觀、顏子動處猶定、故可見其好學、

子華章

聖人用財其不當用分毫不舍其當用千駟萬鍾慨然與之即處子華原思一節便是樣子世人謂其矯者矯貪無此意也

義無定則隨時妙用子華富而不必憂其母義也有冉子之請則與釜亦義也有冉子之請益則與庾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略明與之大意焉不過責也亦義也思爲宰而受祿義也思不安而爲之與鄰里鄉黨亦義也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胡休仲云聖人一用財而師弟

君臣之義曲盡。亦是此意。

仲弓章

管登之云、此章以人側啇。似非其倫。必爲當時有欲以父之故廢仲弓者故發此不平之言。雖欲勿用。見賢者有權。山川其舍諸。見人無權。_續

回也章

不違仁。直是真見心不與仁二。即心即仁。故曰不違。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至。由此觀之、顏子學脈的與諸人不同、袁七澤云、不成三月以後便違

了。夫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但迷則若遷。而悟則不遷。顏子既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豈復爲鑛。三月云者。直美其終無違時耳。 訂釋云。或問三月不違仁。仁耶聖耶。曰聖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入聖域之始也。歸仁至於三月。到至誠無息境界矣。日至之仁。賢於月至。然不可謂之天下歸仁也。閔冉參賜之仁以之。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貶詞。積

季康子章

胡氏云由求爲季氏宰舊矣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則家事大夫始與聞國政耳　按季桓子遺命召孔子而康子之臣沮之卒召冉求此問或其時歟

閔子騫章

答問云始終俱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非婉詞於始決詞於終也　聖賢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箝制姦雄之心善爲我辭中不必下不可激怒大夫語汶上句亦不必下命不出境語只平平說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其復我則去父母

之邪。有不惜耳。如此說氣象郤好。删正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卽孔子之爲魯司寇。亦由季桓子能任之。說者謂聖門不仕於大夫。唯曾閔二人。殆未之考也。又家語載閔子爲季氏宰問政。其說甚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非不仕私家之謂也。

伯子章

朱子如何知伯牛遷於南牖下以見夫子。大是千古可笑事。包氏以牛以惡疾。故不敢進尊長於戶內。故自牖執其手。或曰執手驗其脉之存亡也。知其不

起。故曰亡之命也夫。孟子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夷餓顏夭皆命也。重言命。正見牛非非命所致。

賢哉章

要知他自有樂在特不因之而改耳與夫子樂在其中矣同。諱死醍醐云有問不改其樂所樂何事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癖不須下一轉語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正叔曰且問他所樂何事侁曰樂道而已正叔曰使顏子而樂

道不爲顏子矣 師問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即是憂處知是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 又云孔顏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智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非不悅章

力不足者半塗而廢非實語若曰人無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半塗而廢者耳女則未行而先

限之且未至於半塗故曰畫。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不以夫子之道爲二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是顯然悅夫子之道也。即此是錯。安得不畫。不待其言力之不足而後曰畫也。

君子儒章

陸象山云、子夏聖門之高弟。夫子曰無爲小人儒。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又安得謂之儒。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謂也。蔡文類稿云、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覩天地者也。務其

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爲小人儒之歸乎夫子之言益以悟大通者望之也王龍溪云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又云學者須與物同體小人儒便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 管登之云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愚謂君子不以一己爲己而以天地萬物爲

己則爲己之訓亦是也然儒中有顧名義重行檢而無萬物一體之真念者亦近於爲己但只謂之小人儒而已夫子不得不防其漸焉

武城章

須就此二事想見其爲人勿拘拘在此二者上看不可以此二事作細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然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

孟之反章

中玄云注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爲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或當時當衆人屬目之際而姑以此言應之亦未可知但不可謂以此言自掩其功耳○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來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卽如注說亦何害　按莊子載孟之反與琴張子桑戶爲友蓋宗老氏守雌處後

之學者也。不伐有自來矣。夫子節取之爲當世發也。

祝鮀章

一說重世人好佞說。

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沮塞。何從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人字。添人字蛇足矣。要知夫子以由戶提醒人。見不由戶便不可出往。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道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只個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是由戶亦即是由道、人但不知耳、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口氣中不可說知字、　慈湖云、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聲音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旣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耳、何者不妙、學者唯毋動於意

一說孫喬齋云何莫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二字同是勸而勉之之詞非惟而歎之之詞

質勝章

疑問云柳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野史而彬彬者之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繢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文質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說殊長　疏意云野字對君子看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

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人也。其文勝者亦未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之浮而決不可爲者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得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人之生章

了凡云、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知之章

好不在知之外。樂不在好之外。其間生熟之等。恰自如此。張子韶云、把樂商量。樂便麤。孔顏相見嘴都

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　慈湖云自古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　海鹽云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安得直恁鹵莽已也

中人章

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卽在語下之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則下卽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　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粗，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　疏意云，學者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知之次也，從

聞見入者爲文、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是何道理而可
蓋人而語之哉、

問知章

人才說知則高處之惑、隱隱乘之。才說仁、則功利之雜隱隱入之、此皆所謂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者、於此了然粹然、故曰知曰仁、變鬼神是民義中之一節、因其易惑故拈出言之 謂鬼神與民義二耶、則不能敬與民義一耶、則不能遠敬而遠之。非真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能、續朱子云先難只是心在這裏更不向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

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於此處着一念便是求獲了凡云如心體難開只管實落上做開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個開的心則現前便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置而不用之詞也

樂水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其實山水動靜壽未嘗不相通夫子特言其大意耳不可以執求解也　管云此蓋論仁智之大約也若聖人動靜合德又不可以

此例論

齊一變章

當時齊强而魯弱不知其變之漸乃如此則魯勝齊遠矣欲爲東周直一振舉間耳正夢見周公之奇至魯非至魯之穨廢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

陳潛室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啄投之一時却得康强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醫齊者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若魯只須

調理起來。便自本來一個人。可見伯圖雖盛適足以燬之亡。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其後齊亡而魯未亡可見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之意、

一說、皆登之云此以齊魯開國之初論也、道即大道爲公之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齊之初以舉賢尚功爲治、有近於伯。魯之初以尊尊親親爲治則純乎王。然尚文則漸遠於質、與先進之風有間矣。故云

此即觀蜡而思大道之意、亦惜二公之未竟厥施歟。云

又云、愚考是時魯有三桓、不下於齊之有田氏。縱一變之、亦不過挽大權以歸公室。至於僖公之魯而已。

豈能遂至於道故知夫子斯言論二國之初政也

觚不觚章

楊升菴云古人置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田井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井有仁章

宰予設理勢之窮以觀仁人之用心非憂爲仁之陷害也夫子言仁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有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心安理合處便是耳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

宰我是置仁者于死地以觀其生夫子

說仁者自不貴身於死地以救人之死。續通義云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唯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唯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

博學章

物物討其性靈。卽禮也。卽道也。能約卽是弗畔。非約之以禮而後弗畔於道也。王文成云。禮卽是理。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如欲此心存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此正知行合一之旨。

南子章

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說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矢陳也。子路方盛氣。夫子只平平說若此事不足者。天厭之。天厭之。令之自思　小君求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得驚天動地。故訓矢爲誓。

中庸章

慈湖云。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

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既曰中庸。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博施章

仁聖原是二境。仁者由脩而底於純。聖者由悟而造其極。仁體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歷仁境。方可望聖境。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正見勢有所不及。雖聖亦無如之何也。　疑問補云。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濟耳　口義

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融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爲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濟末稍上尋仁有何紀極子貢極思乎仁之象不暇顧其勢之有窮夫子近取乎仁之方但問其心之能譬堯舜雖病不礙其爲唐虞凡人有欲便可無愧於堯舜玩夫子語氣亦似慨然遠想無據子貢意

續　一說子貢以君道之廣遠擬仁故取諸遠夫子言仁者不必博濟但有是俱立俱

達之心而已。然立達之心。又不必遠取譬於天下。但往於近所交接者。取而喻之。知其立達之心。不異於我。即與之俱立俱達。了無間隔。是可謂仁之法也已。

○近多從者。

四書說叢卷六終